

爛漫叢
書之一

情与罰

法國勃萊浮原著

彭兆良譯



情與罰

實價大洋六角

(外埠酌加郵費運費)

版權所有

譯述 彭 兆 良

校訂 潘 衍

出版 中華新教育社

發行 中華新教育社

上海愛而近路德潤坊

分售 各省世界書局

民國廿一年十月再版

情與罰

又名漫瑣・蘭斯科

一

是當赴西班牙前的約六個月，我第一次邂逅格羅安騎士。我素喜深居簡出，屏離塵務；可是爲我女兒的幸福緣因，却時不免作勢不可卻的種種旅行。

這一天從洛安回來，——那兒我受女兒委托，晉謁腦門德省議會辦理一樁註冊的事體，是關於我從我外祖名下獲來過繼於她的一宗遺產事。經着愛佛羅第一夜歇了後，次日約晌午時到波西，一個相距五六哩遠近的村鎮。入鎮時，一羣市民的騷攘的樣子，使我驚異。他們紛紛地從各自門內奔出，攘攘地搶向一個小客棧去，彷彿

潮水湧着似的。貼近客棧門前，停了兩輛四輪蓬車。那些在轡的馬兒，因疲與熱而喘着，顯出是不久纔到者。我停了一會，想探問這騷亂的由來；可是這些好奇的人民，個個爭先恐後，湍流似的，我底聲音莫想停得他們。末後一個兵差束皮帶，荷短槍，從門裏現出了。我向他招手來就我。問他告訴我這紊亂的原因。

「沒有什麼，先生，」他說道：「只是一打敗惡女子，我和伙伴們押着到哈佛·提·格臘西，便由水道上美洲去的。其中不乏一二個姿色特美的，這所以引起這班良民的好奇心罷。」

這解釋很使我滿意了，我許縱轡就去，倘不見一個剛從棧裏走出的老婦，怕人似的捏緊了雙拳，攣蹙似的發着刺耳般呼聲來——

「着實野蠻——一種淒楚悲憫的景象呵！」

「到底怎樣？」

我追問着。

「呵！先生；你自入室去一看罷，」這老婦人說：「看這是否一種絞碎你心的景象呵！」

好奇心使我跨下馬來；將馬交托馬夫看了，我艱難地從人羣裏擠了進去，誠然，所見是種很動人景象。

在這十二個，一串地，被鐵鍊圍了腰，夾着列釘在兩大木裏邊的女兒中，有一個，仙姿靈態，是這般不稱着時狀，倘我在另一情景裏遇見她時，無疑地，是要呼她爲高尚的貴婦了。她籠着的深悲，和態度的敝疲不振，使她超絕之美的色，並無一點減損。我一見之後，敬與憐的混合感想，就油然而起。她掙扎着，儘鐵鍊之所能，想把身子轉了過去，以避觀衆魯莽的眼鋒。然而有所梗着似的，她底逃避是不可能；所能者，臉色變紅，轉加一層韻趣天生般的嬌羞之色。

因爲屋子裏，有六個看守這不幸的一羣底差人在一起，我取了其中一個頭目似的人到一邊來，訊問關於那美女郎的因由。他所答一切，是最含糊的。

「咱們押着她來，」他說，「從濟良所裏，受着巡長的委令。沒有理由，猜想她被押在那里，是有好的行爲。我途上數經問她，可是她堅執不肯答我半句。我雖未奉明諭，對她特別要怎樣，卻也時存顧恤之心，因為她似乎有些兒高出於儕輩哩。」

「那首一個青年，」差頭繼續地說，「他告訴你這女子致葬因由，恐比我更清楚些。他一直從巴黎隨了來，眼淚從未有一時乾了的。他不是她的弟兄，定是個情人了罷。」

我向那屋子裏少年坐了的這一隅走去。他似乎沉入於一種深思之中。我永未見有比這更悱惻動人的情景。他底衣服雖襤褸，却是這樣一個人，於一瞥之間，便知他出身高貴，而受有高等教育的人。我走近他時，他站起身來，在他那眼裏，他那全身態彙，他那每種舉動裏，有着這般美而高貴的表情，我不禁感到，助他什麼都可以了。

「我不願來衝散你的悲哀，」當取坐在他一傍，我說着，「可是非你，許沒有人，能滿足我關於探問那美女一些事情的願望，以她底美色似乎很不配受陷於這種怕境裏面呢。」

他坦白地答了我，因為述及她歷史不能不說到了他，而他却有至理不便使姓名宣露出來。

「但我卻可以告訴你這層，因為這已經不能隱瞞那些壞蛋了，」他繼續地說，意思是「指差人們。」我對她熱情，這般熱烈而專一。致我為世上最不幸的人。我在巴黎會想盡方法，救他自由。恩情，謫計，武力——統歸失敗了。不論她到那里，我決定從着到那里——無論是天涯海角。我且打算從她到美洲去。」

「但你想這些胆小鬼，是怎樣矯野與不人道呵！」他加着說，意思是指差人們，「他們不許我近着她呢。當離開巴黎數十里的一個靜僻處，我化掉一大筆錢，僱着四個傭人，圖公開打劫。可是這些忘八都臨陣逃脫了，讓我獨自去實行我的計

劃。我見大勢已去，自然不敢獨自輕試。便請差人們允我跟了去，許以錢，竟得他們慨然允諾。可是我每次必須給了錢，纔得允着同她交話，我的錢囊不久就乾了；如今我囊裏沒半文錢餘剩了，當我稍微挨近她點時，他們便粗暴地向我迫着，需索着。僅一些時之前，我不管他們對我怎樣，竟冒然地衝了過去，他們中的一個，即刻拔出劍來。現在我把騎來的，一隻可憐的馬，也拍賣掉了，以後打算徒步隨了去。」

雖則他述這段故事，鎮靜得很，當他講畢，我卻見他底眼淚潮水般似湧出。這冒險事業，我覺得不但奇異，且又非常動人。

「我雖不敢，」我對他說道；「強你把我認做心腹的寄托者；但我如有用於你，卻樂意幫助着你。」

「唉！」他答道，「我果非全沒一些希望者。我必憑着勇敢做去，以與我底惡運苦鬥——必須隨着到美洲。那里至少，我得問她自由地過活罷。我曾發信給了一個

朋友，他必給我寄錢到哈佛·提·格臘西來的。我惟一困難，却是海路是到哈佛·提·格臘西，一邊卻須給那可憐動物，「意思是指着他底情人，」以一些兒必須的慰藉。」

「好！」我對他說，「這困難我給你解決罷。我有些兒錢，請你接受罷：惟恐我底盡力，還不大啊。」

我給他四張十塊錢的通用票，未與差人們瞧見；因為我想，如給他們知道他有錢了，他們將會抬高這許可之代價的。而且，我爲要使這少年到哈佛去，沿路自由無困難地，得到與他底夫人交話的權利，我來就他們間疏通一下。我喚了差頭到來，對他提起這層。這無賴漢，無論習性是怎樣無恥，卻很有些兒報顏起來了。

「這非是，先生；」他在種艱澀似的聲調中說道；「咱們拒絕他同那女子說話，不過他常要挨近着她，卻教咱們爲難了：這非有代價，咱們是不敢負此重責的。」

「讓我們知道，」我對他說，「怎樣纔教你們肯做這方便呢？」

他涎着臉，向我索二十元代價。我當面給了他了。

「但須仔細，」我對他說道，「我們不是幹甚玩意兒的：我有着通信住址給與這少年了，他到時得寫信報告我一切；老實說，我不是無力懲治你們啊。」

這次事情，我共化掉六十塊錢。

這不識少年感謝我，體態的合度與懷意的真摯，愈使我徵信他出身高貴，我底好意不是枉負的。離室前，我對他夫人說了幾句話。她回答我時，態度又是溫雅，又是美麗；羞怯怯地，後來得使我千百回地，時想起這婦人難以描摹的性質來。

回到自己家裏，莫從知道這冒險結果怎樣；二年後，可完全忘掉了。但偶然機緣，卻使我得悉其事始末。

我從倫敦到加臘西，同了我底學徒某侯爵。如我記憶沒有錯誤，我們是舍居在金輝旅社的，爲了某種緣故，尙須多住一二日。午飯後，倆在街上散步，從我眼前

一晃，我彷彿如見到前在波西所遇到的那個青年。他穿得極是襤褸，比我上次所遇時，尤其可憐了。他臂裏挾着個小提包，彷彿是初到樣子。然而，他底神情卻反見活潑得許多，這立即使我迴省他起來。

『看那個青年，』我對侯爵說，『我們必須碰一碰他去。』

當他掉轉頭來，認出是我時，他底快活不可以形容。

『呵，是先生！』他吻了我手喊道，『天如人願，給我個機緣，對你表示我永遠的感激！』

我問他從那里到來。他答說，從美洲航回，恰由哈佛水道到此。

『你似不很寬裕罷，』我對他說；『請到金獅去，我此刻寓在那里；而且我有暇招待你的。』

我誠然是很焦灼地，要知道他不幸的詳情，和入美後情形怎樣。我給他一千個歡迎，關照侍者供應他每項必需品，毋使或缺。這次，他却不吝把自己底情史，和

盤托出。

「先生，」他向我說道，「你對我這般厚情，我如把隱衷再瞞着你時，自己不免太卑鄙了。你不但得知我的災難與不幸，且我的過錯和最可責的弱點。老實說，便是你責備我時，也不會不對我表同情罷。」

在此，我要告訴讀者一句，我寫下這故事，幾乎在聽後不多時；而他也可保證，言辭完全是正確與忠實的。我用「忠實」這字，蓋指回想與情感所由發生的故事內容而言。這裡是他底故事，讀者注意，我寫下沒一個字不是他自己的觀察。

我當十七歲時，在亞米斯修完哲學學程。寒門原是畢加特大家之一，父母有志使我嚮學。我黽勉而知自愛，師傅們甚視我爲全校模範學生。而且，黽勉如此，並非故意地釣名沽譽，乃寧由我天賦之情的真摯，恬靜；出於自然底習尚。我底疾惡如仇，不肯污俗同流的性情，卽足爲我一切美德的強證。我底卓有成著的學業，我底門第，以及出衆似人才，使成爲一郡人士希望所屬。

受公開考試畢後，都衆口讚許，家父母原定我漫爾登去的，但本區牧師（是日也在場）提議進教堂服務，或則更可成名。我已佩十字架與名格羅安騎士了。假期到了，準備回父親家裡，復升學進專門學院去。

我別亞米斯沒甚留戀，有的，惟一位比我略長，而平素極爲我敬畏的同學友。

我倆同窗了好多年，他祇爲蕭壠的家境關係，願就一副牧師缺，所以，於我離校後，仍須留在亞米斯習幾項必須的業。他有很多的美德。你入後，當能知道了罷，總之，是個有情有義，雖與古人並比。而無愧的良友。倘那時從了他忠諫，我必常能怡快自得了。倘只須一想他底良規，當在淪入情慾深淵的邊際上，亦足懸崖勒馬，而避免後來財名兩喪的悲局了。有如一個敗家子，常以好人爲干犯者一樣，他底諄諄都化作耳邊風；有時且碰着釘子哩。

我別離亞米斯底日子定了。唉！使我定前了一天，我當仍能天真未染地回父親底家裏罷！

在回家前一晚上，我同我底朋友（他底名是悌伯喬，）散着步，我們見阿士合乘式的馬車到來，遂蜿蜒地尾了到旅館，停下了。我們除好奇心外，原無別的動機。幾個婦女下了車，進館去了。有一個落後，年很青，站在天井裏。一個有年齡的漢子，彷彿她照顧人樣子，忙碌地爲她車上搬行李。她感觸我以這般絕色的美，

雖以前永未想過兩性間差異或稍微注意於婦人的我——雖素以婦人自居，咸爲柔口交譽之主題的我，如今兀自神動意恍起來。我素來十分羞怯，易面紅，然現在非但毫不遇到這種弱點底阻礙，且心誠意切，披肝瀝胆般，向她交話；因此，她立時變成我心目中的情婦了。

年紀雖輕似我，但受我致禮却並無忸怩態。我問她爲了何事到亞米斯來，這裏有沒有熟識者。她毫無掩飾地，告訴我由彼父母送來，目的在諳習爲尼。愛情如此簡捷地感來，卽霎眼間充塞了我的肺腑，一聽到這個宣示，我認是我希望裏的致命打擊，卽思所以挽救方法。因她有比我更富的經驗在着，我誘喻她的話，立刻被瞭解了。她退隱修道院，原非自己素志，乃受父母脅迫而不得不然；至她不甘退隱修道院之故，自然因爲修道院足以抑阻她已著春情的快活，而便是這種春情，後來致淪她與我於不幸中的。我任着熱情的驅使和啾啾不休殷口才，雄辯滔滔地痛斥她父母的忍心。她聽了並無怪意。有如已知情的樣子，靜默了一會後，她告訴我，早就

明白這不幸命運的必然了，可是顯然地，是上天意旨，實無法轉變過惡運來。她色彩的甜美，說這些話時意態的悲切，或寧是我被注定毀壞的命運，使我答語無片時思索底餘地。我坦白地承認，她如信賴着我，信賴着她所已鼓舞起的我底愛情，我將犧牲生命拯彼出於父母底淫暴手裏，而使她快樂。我有千百次怪異：在迴想這點，在想怎地我有這般勇毅與直率，表白我自己：可是愛者若無奇蹟做時，戀愛永不得稱為神聖的哩。

我以外併說了多少懇摯的，親切的言辭；我底陌生的愛人，明省得我尙般不上有騙人年齡。所以直向我吐說，如蒙我拯救自由，能出自確有把握的希望，則所受之德，她想，要非生命所可圖報。我連聲允諾，已想得一些方法來救她了，但因爲沒足般經驗立可想像打救得她，我永未越過這未充詞的界限，這種詞白，誠然，於她，於我徒然的。這時，她底老看管人走向我們來了，我一時驚惶失措，呆若木雞，可是她狡譎地把這個彌補了過去。當他近攏我們時，我駭異地聽她呼我做她的

表兄，全無一些兒掩飾的神情，她說，是這般幸運在亞米斯邂逅到我，她必須等明天進修道院去了，爲的要有時光榮地伴我夜餐。天真爛漫如我，立即澈悟個中意義；遂提議她該在我父親管家開的一片旅館裡，歇一宵去，他的旅館便開在亞米斯，人極是忠懇的。

我躬自引她到一個旅館中去，那老百眼怪略爲狺狺了一會；爲底朋友梯伯喬，完全沒明白這幕活劇，從着，不曾說一句話。他並未留心我們說的什麼，當我喁喁地向我底天使情話時，他只在天井裡踱來踱往的走。我因覺得他從了不便，乃指着一樁事將他支使開去。如此，我到得旅館中，盡心向我心底主宰者銷魂了。

我快悟到自家原是個比較所想像的，更其幼稚的孩子啊。我心上縈繞着，一種以前永未夢過的，千歡萬樂的快感。一種甜蜜的享樂的意識，滲透我全心，全靈魂。我沉沒在一種狂悅中，一時失去語言的能力，所有的快感只從狂流的淚泉中或能發洩了一點罷。